

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

# 方法與理論

胡佛著

 三民書局

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

# 方 法 與 理 論

胡 佛 著

三 民 書 局 印 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方法與理論/  
胡佛著. --初版. --臺北市：三民，  
民87

面； 公分

ISBN 957-14-2715-2(平裝)

1. 政治-哲學, 原理-論文, 講詞等
2. 政治-研究方法-論文, 講詞等

57.107

86015719

網際網路位址 <http://www.sanmin.com.tw>

◎ 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  
方法與理論

著作人 胡佛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  
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電話 二五〇〇六六〇〇

郵撥 〇〇〇九九九八—一五號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一月

編號 S 57106

基本定價 伍元陸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4-2715-2 (平裝)

## 自序

政治學不僅是一門學科(discipline)，更重要的是一門科學(science)。但在所有的社會科學中，政治學的科學性質，常常不易彰顯，甚至受到扭曲。簡單地說，主要的原因可能來自兩方面，其一是社會的現實。何以說呢？我們不必從歷史，就從自身的經歷，即可清晰地看到，在一個政治權勢不容懷疑的威權社會，統治階層的特殊觀念，透過政治權力的行使，就會籠罩一切，政治的知識不過是信仰與奉行而已，那裡還有可能容忍政治學者，自由地根據學術求真的精神，運用嚴謹的分析方法，作科學性的探究呢？其二是學術的環境。我們也可試想，如政治學者本身的觀念就流於封閉，不能接納科學的新知，又如何能產生開放及開創的態度，拓展科學研究的學術天地呢？實際上，社會的現實與學術環境每是互為表裡的。威權政治愈是強烈，政治學者愈會受到牽制，但在另一面，也愈會有人刻意迎合，弄得政學不分。這樣的惡性循環，使得政治學的科學探究，益發不易開展。處於這樣的環境，還要堅持學術自由的原則，從事政治學的科學性與開創性的研究，那就不是一件輕易而輕快的事了。

我在上面對政治學的科學研究可能發生的一些困境，作了一些說明，主要的用意就是要指出，在過去的數十年間，我國威權政治極盛的時代，政治學的研究環境受到重重束縛，作為一個力求突破禁制，熱愛科學探究的政治學者，如不經歷種種的磨練與奮鬥，是不可能累積一些成果的。我最近檢點過去的若干學術著述，擬編輯成書，一些曾經引起爭議，甚至被查禁的研究與論文，又來到眼底。想到以往所遭遇的困厄與苦況，以及奮力對抗所滋生的激情，當時不易為人所知，現時人恐怕更難體會。而我自己，作為一段歷史人生的見證，則不能不在此一記。對於過去的境遇，我有時難免有點抱屈，但又覺得十分

## II 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方法與理論

幸運。想到身處威權統治，豈不是適逢其會，我還能有所突破，開展若干科學性的研究，對今日學術風氣的開放，總算提供了一點貢獻，這對一個政治學者來說，不也是非常難得的際遇麼！

相對於其他社會學科，政治學具有非常明確而獨特的觀察領域，即：權力。但傳統的政治學研究，特別在國內，多著重國家與政府體制的分析，而且常以正式的法令規章為主。權力的概念僅是隱藏其中，並不成為刻意探討的對象。對規制的解析當然是必要的，不過，如不能進入到權力的結構與運作的觀察，恐祇能得一個形式的瞭解，有時還不脫一種表象。要從形式進而探究政府體制實質而動態的運作，就必須包羅多種權力結構，尋覓交互影響的互動關係，這種關係的規律、類型，以及因果，才是科學性探究的對象。我在1960年代之初，就嘗試運用這樣的方法研析憲政結構。值得一提的是，在1964與1965年間，我們臺大政治學系的同仁，合作進行監察院的研究，我乃選擇政黨及利益團體對監察功能的影響，從事實質的動態觀察。我們初次運用問卷，並進行訪談，望能發現互動的規律，結構的實質類型，以及對整體監察體制的影響。不意這一學術研究竟觸犯了政治的現實，我們大多是執政國民黨的黨員，不僅受到黨紀的懲處，更進一步受到政治性的調查與影響。所寫作的著作，皆被收繳，成為禁書。這是科學研究所引來的一場政治風暴，餘波歷久不息，現祇能簡略在此順筆一述罷了。

從權力結構觀察政治體制是政治學科學探究的一面，但權力結構不能離開人的活動而獨存。因之，對人的政治行為的觀察，應是科學探究的另一面，並且是根本的一面。我的基本看法是，人的政治行為與活動來自政治生活的需要，而政治生活則是在政治體系內進行。我認為政治體系是由認同、結構與功能三者所組合而成，三者的內部及相互之間的互動，才是決定體系的穩定與變遷的主因。在另一面，群體的政治文化影響到個人的政治人格，又構成政治體系的認同、結構

與功能的基礎；如文化不能達到共識，整體政治體系就會發生動搖，終而影響到政治生活的經營。以上是非常簡單地從政治體系的立體面，加以剖解，其實學者間對此類政治體系的主張與理論，也多采多姿，並不少見。但我總是覺得，無論在體系的縱的層次及橫的環節上，若干論點，似未能緊密地掌握住政治的權力本質。就因為此，一些有關的理論，即有欠周延，而嫌鬆散。我從1970年代的初期，決心試建以權力關係為核心概念的整體理論架構，並發展各種假設，設計量表及問卷，進行經驗性觀察，加以驗證。這種嘗試當然要投入相當的心力、人力與物力。在研究的過程上，我先對權力的概念加以檢視，然後在演繹的推理上，將體系內組成份子的權力關係分成三類，即：組成份子或成員相互之間的，成員與權威機構相互之間的，以及權威機構相互之間的。這一演繹性的權力分割，可涵蓋各種權力關係，而構成類型建立的理論基礎。在這一基礎上，即能進一步運用認同、結構與功能的概念，分別從文化、態度及行動的層次，發展多層的概念與理論架構，作多種類型及因果關係的探索。

體系的功能屬價值分配的決定過程，我接受系統論從「投入」(input)，到「轉變」(conversion)，再到「產出」(output)的三種運作環節的演繹性劃分，但將權力的概念注入。這樣的融合，一方面可將政治體系的觀察範圍擴大至國家與政府之外，包括民間社會與政治社會的多種團體；一方面可從功能運作的性質，設定各種功能體系，如選舉體系、經濟體系等等，加以觀察。這些體系在上述三個環節的運作上，也可發展多類的概念與理論架構，探尋類型及因果的關係。貫串起來看，在權力的核心概念下，推論的過程可由政治人格及政治文化到政治態度與活動，並連結至體系的運作，然後再從體系的運作而到權力的結構與體系的維繫與發展。如此，一個整體的科學性探究架構就可清晰地呈現出來。這是運用特定的權力概念，由個體(micro)的行為發展到總體(macro)的體系，如說是一種自我設定的研究範型

(paradigm)，也就不妨了。

以上祇是一個大概，主要在說明致力科學探究的大方向，但我在因心衡慮之餘，也有一些自得。我覺得在發展研究架構的過程中，尚能作自主性及開創性的思考，並不一味沿襲西方學者的理論。我常想我們中國學者，對政治變遷大多皆有切身的經驗，如能善加體會，對政治運作的研析，應能更加深入、精當。不失自信，才能實踐自我，進而掌握方向。除此，我在概念的釐清上，亦尚能嚴格地加以定性，然後在架構中定其位，再在理論的假設上定其作用。我常在研究中作一些概念的檢討與自我的答辯，這在思辨上，也有助益，但有時會弄得自己能知，他人難讀，那就未免有些自憾了。

我在 1970 年代的中期，先就民主、法治等政治價值及社會化的過程，設計量表問卷，測量臺大法學院的學生。在 1976 與 1977 年間，我約同臺大政治學系同仁陳德禹教授及朱志宏教授，合力完成政治系統的權力價值取向及交互作用的整體架構，並進一步發展政治文化、政治態度、政治參與等數種概念架構及量表，在臺北市內湖區測量所有公務人員及公民的樣本。我們將公務人員與公民對比觀察，以探究體系的維繫與變遷的方向。在取樣上，我們自行設計兩層抽樣法，即先就第一母體的戶籍資料，隨機抽出相當實際觀察樣本十倍的第二母體，然後再從中隨機抽出十分之一的實訪公民樣本。如此，我們就存有多達九倍的預備樣本，可供隨機抽補，因之，訪問的成功率近於百分之百。我很高興當時參與討論及實地訪問的年輕同仁，現都進入教育及學術界，貢獻心力，如梁雙蓮教授、林嘉誠教授、彭懷恩教授、朱雲漢教授、徐火炎教授及陳明通教授等。

我們在內湖地區運用抽樣、統計等方法探究民眾的權力價值，這在國內是僅見的，當然會引起若干爭議。竟有學術主管站在政治現實的立場，認為權力是不能成為觀察的對象，更有人反對以統計的量化來研析政治。1980 年底，在中美斷交後，國內恢復中央民意代表的增

額選舉，我覺得選舉參與及投票行為，關係到政治體系的變遷，在我們的總體研究架構中是極為重要的，我下定決心，連同研究同仁，進行實證觀察。當時國內的政治體制無論在政黨結構、政見範圍及競選過程等，皆與西方民主國家不盡相同，於是我們乃重新發展概念架構，用以探索我國選舉的特色。但我們在籌劃研究時，一再遇到困擾，特別在經費的申請上，受到多方抵制。但幾經折衝，總算克服，我們對政治學的科學探究從此又進了一大步。

自 1980 年代以來，我們對國內重要的選舉，皆進行實證研析。對政治學者來說，這真是極為難得，而且可供定期觀察比較的實證場地。我們除觀察選舉行為，也根據總體的研究架構，一併觀察政治文化，政治態度，以及政治參與與變遷等，所以我們的問卷是整體結構的，並不限於選舉的一端。我們的抽樣，僅初次在臺北市，其後就擴展到全省地區。我們先要南北奔波抽樣，然後再作全省性的施測，每次皆要動員數十人。我們當然也有一些甘苦談，記得大批問卷回收，但我的研究室十分狹窄，祇能排列在地板上，我與陳德禹教授及其他年輕同仁，也只好列坐地板，俯身加以檢視、復查。當時尚年輕的同仁游盈隆教授，尤為辛勤。另要特別感念的是另一位年輕同仁高朗教授，在一次選舉研究中，數位同仁出國進修，他特來相助，作了這段緊要時期的義工。

我們不斷地在全省抽樣作實證性的科學研究，我們的研究小組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個工作室，就稱為「政治體系與變遷研究室」。我們進一步探究候選人與地方派系，嘗試尋覓臺灣社會及政治流動的軌跡。這也關連到政治變遷，因之，我們的觀察就朝向臺灣政治體系威權結構的形成、鞏固、鬆散與轉型。這些皆需要發展新的概念與理論架構，我們都作了規劃，並完成對政治人物作深度訪談的問卷。我們更收集了極為珍貴的有關派系人物的資料，並設計估量的方法，加以轉錄及分析。在 1992 年，我與研究室的數位同仁，根據我們在臺灣



## VI 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方法與理論

探究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的研究架構與理論，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杜克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者合作，進行中國大陸、臺灣及香港三地有關政治文化及政治參與的研究。1994年我與朱雲漢教授應邀參加在四十餘國進行的國際性選舉體制與投票行為的比較研究。我很欣慰我們多年來的科學探究，逐漸受到國際的認可。

我與研究室同仁所開發的多種研究仍在繼續進行，且時時加以檢討、充實與改進。近些時來，我們將過去多達十多次的大量實證研究資料，重加整理，輸入電腦，送請中央研究院保存，公開提供學界使用。我轉而想到也可將自己過去若干的著述及研究，先印成書，這樣才易於檢閱。我一向將著作隨手放置，現費了一些時間，才能彙齊，恐仍有遺漏。整理之餘，不時想到多年執著科學研究的信念與往事，所以決定用政治學科學研究的總稱，按著作的性質，先編成五本專書。現將書名，分列如下：

- 一、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方法與理論
- 二、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二）：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
- 三、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三）：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
- 四、政治學的科學探究（四）：政治變遷與民主化
- 五、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五）：憲政結構與政府體制

我在前面說過，早年從事研究時，就在政治權力的核心概念下，發展總體的研究架構，所以各書的著作大多能脈絡相通，祇可能在個別架構的說明上，有一些重複。還有一些已成專書的研究，如選舉方面的，我就不再納入。

我原先並未預計要把五本專書出齊，正在躊躇之際，陳明通教授特來協助編輯及安排出版事宜，張佑宗學隸及研究室多位助理也從旁協助，事乃有成，真使我非常心感。

我的學殖生涯雖遇到若干波折，但終能幸運地在研究的道路上不斷前進，這要感謝國內外許多學術界朋友對我的呵護與支持。我更要

感謝這許多年來與我共同研究的研究室同仁，如沒有相互的切磋、問難，甚至爭執到相持不下，那是不會有今日的研究進展的。我們的實證調查每次都是多位研究助理率同數十位的訪員，不避寒暑、無分日夜，在全省各地進行，我每一念及，即感激不置。我不能一一列出所有對我錯愛及協助者的大名，但皆會銘記心版，不敢相忘。我很想在未來多寫一些學術研究的追憶，以鑒往知來。

最後要感念的當然是我的家人，我的小女胡蕓、胡蕙、胡芹，平時就幫我打字編稿，現更協助整理著作，令我頗感欣慰。我常常處在逆境，內人曉英則是最大的精神支柱。在電腦程式還未普及時，我試寫一些統計的計算程式，她在夜晚運用家庭的小電算機，登錄問卷，加以計算，而完成我最早的研究。數十年的時光轉眼即過，真可說歲月如流。我們有時在後山曲徑散步，夕陽、山風、溪水、鳥鳴，真覺得患難相扶，用「牽手」一語表意，實最為貼切。我雖不解音律，也即景生情，口占一首小詞，特錄在下面，作為序言之結：

牽手 調寄浣溪沙

翠聳新篁半入天，水溢澗溪注枳園，道人心緒是啼鶻。  
空山夕照留片刻，飛絮輕飄去無邊，拾階語住手相牽。

胡佛

1997年12月5日夜於大湖山莊

## VIII 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方法與理論

## 前 言

本集共包括十篇著述，皆是作者在發展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上，對方法論及有關實證理論的探討。一般說來，政治學者皆能同意政治的特質是一種權力的關係，但如何將這一特質在概念上作清晰的釐清，進而觀察政治生活的各面，獲致理論上的發現，那就牽涉到方法論的問題。作者多年來在此方面的見解，可在這十篇著述中大致看到，現分數點作一扼要的述介：

一、作者在政治權力的核心概念上，發展一總體的研究架構，包括對政治文化、政治態度、政治參與，以及政治體系的維繫與變遷等方面的探究。作者運用演繹性的推論對政治文化及政治參與作類型的劃分，並假設其間的互動及因果關係。整體觀察的歷程是從人格特質至政治文化與政治態度，再至政治參與與政治體系，其中包含縱的層次與橫的環節，以及個體(micro)的行為與總體(macro)的體系。這些皆可見〈權力的價值取向：概念架構的建構與評估〉一文。

二、根據上述的總體架構，作者曾進一步對政治文化的三種類型，分別建立概念架構，進行實證性的觀察與理論性的驗證。現將三類政治文化中有關結構性政治文化的探討，編入本文集，以說明作者在方法論及理論上的基本看法與發現。至於各類型文化在經驗理論上的各別意涵及整體的關連，作者已著有第二本專書：《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二）：政治文化與政治生活》，可提供更多的論述。

三、與政治文化的探究相同，作者也根據總體的研究架構，分別對政治參與及選舉參與的概念，加以檢視，並建立架構，進行實證性的觀察。在另一方面，作者對選舉行為也同樣地發展全面的概念架構，作實證性的探究。本集共編入有關政治參與及選舉行為的研究著述各一篇，主要在闡明作者所搭建的概念架構，在方法論上的意義及研究

## X 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方法與理論

上的方向。較詳細的討論，可參見作者所著的第三本專書《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三）：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

四、作者曾運用政治系統的概念與理論，以探究政治體系與憲政結構的變遷與發展，作者特將研析美國司法系統的一篇著述納入，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將政治系統論運用在實證研究上的情況。作者對政治變遷及憲政結構另著有二本專書，分別是《政治學的科學探究（四）：政治變遷與民主化》及《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五）：憲政結構與政府體制》，皆可供進一步的參考。

五、政治現代化常是政治學者所分析的重點，但也引起甚多爭議。作者覺得應從政治的生活面，重加檢視，這也有關方法論的問題，所以也將數篇論著，一併納入。

# 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方法與理論

## 目次

自序

前言

權力的價值取向：概念架構的建構與評估·····	1
行為科學對政治科學的影響·····	57
結構性的政治文化：概念、類型及面向的探究·····	79
權力的信念與態度：一項實證理論的研究·····	123
政治參與行為的概念架構與類型：臺北市民的比較分析·····	161
政治體系與選舉行為：理論架構的建構與探討·····	199
政治體系與司法行為：美憲的解釋與司法系統的剖析·····	229
人文關懷的省察與反思·····	289
論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	297
生活與現代化：一些概念上的檢討與反省·····	311
略論法治的現代化·····	321
政治學與史學·····	327

## XII 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方法與理論

# 權力的價值取向

～概念架構的建構與評估

## 目 次

一、概說	六、功能的權力價值取向
二、有關概念架構的檢視	七、系統行動
三、系統權力的價值取向	八、交互作用
四、統攝的權力價值取向	九、模型的建立
五、結構的權力價值取向	十、結論

## 一、概 說

社會科學中的任何概念架構或模型，都是對所擬觀察的特定社會現象，就一組或多組具相關或因果性的概念變項，做系統化地綜合解說。這種統合的概化觀念，不僅有助於對此一特定社會現象具概念性的了解，且可供作實證研究的憑藉，而謀社會理論的建立與發展。概念架構所指涉的各類概念變項及相互之間的關連性，可能來自過去研究的發現，也可能來自片段的觀察，甚至直覺性的領悟或邏輯性的推理。因之，社會科學的概念架構必須經由不斷地驗證與修訂，始更具解釋的能力。行為科學學者常借助概念架構的建立，運用精當的程序與方法，對某類特定的社會現象，作實徵性的觀察與解釋；一般所運用的方式是：在概念架構的引導下，先使所觀察的資料成為可供測量的素材，再使各類變項間的關係成為可供量化驗證的根據，最後使歸納所得的統合解釋成為科學性的理論。行為科學學者常反覆進行上述的實證過程，主要目的在：（一）更能證實所獲理論的妥當性，而由



此更能增強所據概念架構的正確性與實用性；（二）可不斷充實或修訂所獲的理論及所據的概念架構；（三）可配合社會科學在理論方法上的新發展與成就，擴充理論的解釋能力及展延概念架構的實用界限；（四）尋求更具統攝力及解釋力的社會理論，以及更具周延性及實用性的概念架構。

社會科學主在探究人際互動行爲的模式，所以必須就行爲的性質作概念化的界定與分類，即先形成概念(*concept-formation*)，再作語義界定(*verbal definition*)，然後才能分類、比較及觀察行爲互動的模式(Di Renzo 1966:9-10)。這一過程既非對行爲泛無所指，亦不能漫無邊際，而需在可能交接的範圍(*circumscription*)內進行。因之，先建立概念化的交接關係與範圍的架構，乃為實徵研究所必須。概念架構與實徵研究的相互結合與反覆驗證、充實及修訂，使得社會科學在知識探究方面的所謂累積性的效果，始能實現。

政治學是社會科學的一環，在行爲的探索上雖發展較晚，但卻迅速地演進為一種新的主流，有關實徵研究的概念與理論架構，受到政治行爲學學者的普遍重視，近二十年來，若干學者且曾作多方面的嘗試與驗證。美國政治學者 Frank J. Sorauf(1965:11-16)即曾指出：「政治學的新性向是：推動學科尋求歸納性的通則，以解釋政治體系內的關係。……行爲學者將假設及理論的命題納入一個縱然是較小的界限內研究，但同時，他們也不斷地追求深入而全盤性的理論結構，以統攝及整合科學中個別的發現與命題。」

概念架構或模型的建立既為追尋及驗證社會理論所必須，政治學者在建構方面的各種嘗試，當然可推動政治科學的進步與發展，但我們從各種架構及模型的試建過程中，也發現若干值得警惕與檢討的現象，這種現象還不僅如 Robert T. Golembiewski(1969:22)等人所說，若干政治學中所建立的模型對政治學本身根本無所貢獻，甚至僅具反效